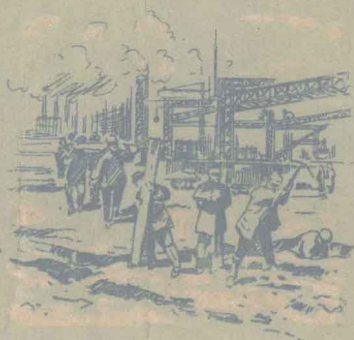




勇敢

第二部

薇拉·凱特玲斯卡雅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勇 敢

第 二 部

薇拉·凱特玲斯卡雅著 關子素譯

中國青年出版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建設局局長辦公室的門口，站了一長列來訪的人。黑龍江鱷魚把大家的次序安排好，並囑咐每個人說：“談話不要超過十分鐘。”

克來拉·卡普蘭用胳膊彎推開女秘書，把局長辦公室的門稍微開了一點，從她的壓低了的嗓子裏發出激動的聲音：

“維爾涅爾同志，請你接見我！”

女秘書揪住她的手，可是克來拉抓住門，兩眼直瞪瞪地向辦公室裏瞧。在辦公室裏有兩個人正站着談話。儘管克來拉從來也沒有看見過維爾涅爾，可是她立刻就認出他了。筆挺而勻稱的身材，威嚴的面孔，冷靜的態度，這正如她在邊區委員會裏有人對她說的：‘是一個威風凜凜，嚴厲而自信心很强的人。’

“同志，有什麼事？”他有禮貌地問，但不帶笑容。

克來拉的臉通紅，但是她仍然走了進去，把門輕輕地關上，她像小學生似地急忙解釋，她是建築工程師，是到這兒來工作的，要和他談談。

維爾涅爾微微低着頭聽她說着，瞟了她一眼，然後對她點了點頭，但沒有伸出手來向她問好。

“很歡迎，請坐，我馬上就來。”

他挽住原來和他談話的那個人的臂，在辦公室裏踱來踱去，繼續小聲往下談。儘管克來拉·卡普蘭對他的過分豪華的修飾不能有所責備，但是他的豪華的舉止却引起了她的氣忿和懷疑。辦公室裏講究舒適的陳設也同樣使她氣忿，因為這種陳設會使人忘掉這是個鄉村的富農家裏的房間，忘掉四周的環境還是雜亂無章，還是一些草棚，還是沼澤和大森林。‘我能同他合作嗎？’她帶着不安的神情想。

他談完了話，就把那個人送到辦公室門口，然後坐在沙發椅上。克來拉仔細打量着他那黑黝黝的瘦小面孔，薄薄的嘴脣，和聰明而冷冷發光的眼睛。

“請談吧，”維爾涅爾冷淡地說。

‘不行，合作不了，’克來拉思量着，同時勉強地簡單地說，她是有五年工齡的工程師，先在列寧格勒工作過，後來自願到遠東去（她說到自願這兩個字時很生氣，在她的蒼白的腮頰上，浮起了一層紅暈，很久未消失），在那兒一個建築公司裏工作了兩年，現在才離開……

“可以說說你為什麼離開了那兒的嗎？”維爾涅爾冷淡地問。

“我離職的原因，監察委員會正在調查，”她一面說，一面想鎮靜而有力地說下去，可是嗓子却不聽她的話，又發出了激動的聲調，“簡單地說：那裏太平觀念和蒙混掩飾的現象很嚴重。可是當地的黨委會却袒護這種現象。我提出批評，把事情鬧到邊區委員會去，但就在這個時候，他們藉口‘緊縮編制’，而把我解職了。我本可以通過邊區委員會恢復職務，可是我不願意這樣做。不過，”她頓了一下，“你自

己也可以去了解。”

維爾涅爾低下頭去，並不反駁。

她緊張地坐着，非常氣憤。

“我們現在還用不着建築學咧，”維爾涅爾說，微微地笑了一笑。“你了解一下我們的工程，就會知道，目前……”

“我已經了解過了，”克來拉急忙打斷他的話說，“我在這兒已經住了三天，我已經到各個工區去過了。我到過草棚、木材廠和各個製造場。請你告訴我，這是怎麼回事，在這樣一個工程上，四個月來一共只蓋起了三所住房？”

維爾涅爾沒有回答。他懷着好奇和同情的心情，端詳着這個神經質的年輕女人的消瘦而蒼白的面孔。他很喜歡她。

“已經來了三天嗎？”他重複了一句。“怎麼沒有人向我報告呢？為什麼你今天才來見我？把你安置在哪兒了？”

克來拉冷笑了起來。

“就連今天他們還不願意向你報告呢。你的黑龍江鱷魚……”

“誰？”

“你不知道你的女秘書叫黑龍江鱷魚嗎？”

他從心眼裏大笑起來。

“實在不知道，這大概是很中肯的……”他沒有讓自己笑起來，接着問道：“那麼她對你說了什麼呢？”

“她說，幹部的事由格拉那托夫管，生活安排和所有住宅——你明白嗎？所有的住宅呀！——由柯查涅爾管，生產由總工程師管，只有他們之中的一個人派誰來，誰才能見

你呢……”

維爾涅爾皺了皺眉，但並沒有反駁。

“這三個人，我都去見過了。柯查涅爾簡直就不知道該把我怎麼辦，他還這樣問我：建築學家在這兒有什麼事可做呢？哼，我瞧不起他，”她把柯查涅爾當作毫不足道的人看。“你的總工程師是個很好的人，看樣子是個共產黨員，可是他也不知道該把我怎麼辦。你的副局長格拉那托夫，我覺得他是個官僚主義者和神經衰弱的人，所以我就來見你了。”

她說了這些話，是爲了要發洩三天來心裏的全部氣忿，可是她自己又覺得說這些話是多餘的。不過，據她看來，要是越不過橫在她和維爾涅爾之間的鴻溝，就應該坦白地告訴自己和維爾涅爾說，他倆合作不了。

維爾涅爾站起來，走到她的面前，彎下腰對她說：

“一年以前，我的副局長格拉那托夫曾經被監禁在哈爾濱的刑訊室裏，他的指甲被針刺過，他的手臂被燒紅的鐵烙過……請你不要急忙地做出結論，很容易做錯的。”

她很不愉快，縮着身子坐在沙發上，心跳得很難受。

“你給我的印象很好，”他眼睛望着旁邊說，想使她振作起來。“顯然，你很有毅力，而且也喜歡認真而實事求是地工作。至於你的這種輕率行爲，我並不想來誇大它的用意。雖然我認爲這種輕率行爲對你所經歷的不愉快的事曾經起了作用。”

“假如你懷疑……”

他把手一下放到她的肩頭上，但隨即又拿開了。

“不要再提這點吧，”他說。“關於你是個不安靜分子這一點，確實並不引起我的任何懷疑，所以我也敢於把這樣一個不安靜分子錄用下來。”

“我只是履行黨員的義務，”她斷然說。

她是下級，對上級不便再說什麼。她看到維爾涅爾鎮靜沉着的態度，無疑地，他比她堅強得多，她心裏很生氣。

維爾涅爾從她身邊走開，談起了當前的工作和建設方面以及建設局方面的缺點。

“你看到我們只蓋了三所住房，覺得很驚奇吧。我們現在正加緊工程的速度，一切力量都用來建築工廠。你看見草棚了嗎？”

“我本人已經在草棚裏睡過三夜了。”

這回維爾涅爾可發火了，他的手指使勁按電鈴。“電鈴倒已經裝上了，”克來拉聽到了鈴聲說。

“把柯查涅爾請來，”他氣狠狠地吩咐女祕書。

“我住在草棚裏也很好，”克來拉看到他的氣忿樣子，高興地說。“女共青團員們把我收容下來。我在三天之內，知道了很多的事，處在另外一種環境裏，就是一個月也不會知道這麼多。”

她沉默了一會兒。

“你對人不够愛惜，”她接着往下說。“你的共青團員們真好極了！”

柯查涅爾進來了。

“以後，當新的工作人員來到這裏的時候，你必須立刻向我報告。”維爾涅爾眼睛不看柯查涅爾下命令說。“同志，

你說說，這是怎麼回事，爲什麼……卡普蘭同志會住在草棚裏的？”

“我向你保證……”克來拉插嘴說，但維爾涅爾作手勢攔阻她說下去。

柯查涅爾嘟囔地解釋。

“今天晚上一定要把卡普蘭同志安排和管理部的房子裏，”維爾涅爾從容不迫地下命令說。“如果你找不到房間，那麼你就把自己的房間讓給她。你聽明白了我的話嗎？”

等到他們只剩下了兩個人的時候，克來拉大笑起來。她很喜歡他的嚴格的作風，現在她很想和他好好地談一談。

但是維爾涅爾却照着他自己的願望談下去。

“我們的人都是很好的，”他說。“可是也有很多雜亂無章和不像樣的事。我正在努力糾正這些現象。你能幫我的忙，我一定會很感激你的。現在對我們來說，一個好的共產黨員比一個建築學家更寶貴。”他站起來說，“請原諒，我沒有時間。我請你先安定下來，再到各處看看，了解了解各種計劃，同工程師們和各工區主任談談，和格拉那托夫談談，你是個能幹的女人，要善於和他接近，這樣他會把一切都告訴你。他爲人很好，而且是一個優秀的工作人員。我主要是依靠他，他比其他任何人都得力。”

他在辦公室裏走了一圈。

“我應該囑咐你，”他的聲音變得嚴厲而堅決，“我不容許任何的吵鬧，我在此地全權負責。環境是非常艱苦的，願意工作，那就幹。可是，吵鬧和引起混亂，那我是不可許可的。還有，你今天沒有按次序就衝進我的辦公室裏來，這點我倒

很喜歡，我不喜歡胆小的人。但是讓我們永遠約定好，我的要求就是：辦事要有條理，要踏實。”

他看到克來拉的神色很緊張，笑了笑。

“你恐怕覺得我是個很嚴重的官僚主義者，想要趕快揭發我的毛病。我相信你工作一個時期就會明白了。這不是官僚主義，而是辦事踏實。手忙腳亂，什麼事也做不好。”

克來拉暗自翻來覆去地想：‘我為什麼要像個小學生似地聽他這些傲慢的訓話呢？我們決不能合作。’

“而我的希望，”她站起來快活地說。“就是我們能够合作下去，我也喜歡辦事有條理，辦得很踏實。不瞞你說，人家已經對我說過，說和你在一起工作很困難，說你是個特種風格的人。”

她說了這話，馬上又後悔了。維爾涅爾沒有再說什麼，只是用敏銳而發光的眼睛看了看克來拉。

“你多大年紀？”

克來拉像應考似地很費力地回答道：

“二十……八……”

他按了一下電鈴。

“你寫一個錄用建築工程師卡普蘭的命令，”他好像叫人默寫似地對女秘書說。“並去告訴謝爾蓋·維肯奇耶維奇，說我請他和卡普蘭同志談談，確定她的工作性質和範圍。同時把情況介紹給她，然後向我報告。就是這些。”

他把她送到辦公室門口。

“我請你，等你很好地了解了情況，並把自己的工作仔細考慮以後，再來見我。如果你有問題找我本人，例如，有

什麼意見或是需要什麼幫助，只要你願意和我談，我隨時都歡迎你。”

‘怎麼，也許我們能合作。’她滿懷着疑惑不安的心情，離開了維爾涅爾。

黑龍江鱈魚在嘟囔：“克來拉不按次序就闖進去，呆了半個小時。”

“維爾涅爾同志什麼時候見客？”克來拉問她。

“九至十一，四至五，晚十至十二，”女祕書背得爛熟，清晰地說。

克來拉走到街上。“晚十至十二，”她重說了一遍。

“沒有關係，我去見了維爾涅爾，很快就解決了！”她聽到別人片斷的談話聲。

她在通到黑龍江陡峻的下坡路上站住了。共青團員們幻想着花崗石砌的江岸上，目前已經有了三所住房，一些草棚，一個手工業式的木材廠，一個玩具式的發電站，一些原始的製造場和一些拔除了樹根的空地。她向四面查看着那將要成為她的城市的一切。她在這兒計劃着房屋、街道和完整的綜合的建築樣式。她貪婪地打量着城市輪廓的背景——寬闊的黑龍江，綿延不斷的山脈，密佈着大森林的遠近的山崗。她給自己勾劃了一個工廠的輪廓——世界上最好的工廠之一。這個工廠將是城市整體的一個組成部分。它應當和城市的建築樣式發生有機的聯系。在舊世界，工廠是城郊的醜惡斑點，而新的、社會主義的城市，它的建築原則是把生活中一切要素統一起來，把勞動與休息，勞動與娛樂，勞動與體育互相結合起來。工廠、文化宮、運動場、舒適

的住宅、商店、學校，這一切都應該聯繫起來，服從於一個原則……這個新城市的建設原則應該叫做什麼名字呢？叫做幸福嗎？叫做協調嗎？叫做社會主義嗎？

她深深地吸着黑龍江上清涼的風，她很激動，一想起那件事，心臟還是不勻穩的跳動着。

維爾涅爾的態度既像是譏諷又像是寬大：‘你多大年紀？……’‘我敢於……’‘我不容許任何的吵鬧……’——‘這個維爾涅爾究竟是個什麼人呢？’

她要建設一個壯麗而和諧的整體的城市。成千上萬的工作人員將要建設這個城市，幾百個人將要設計各種圖樣，但是推動這些人的是一個指導思想，這思想才能使人類的雙手的一切創造有意義，這就是她的思想。是她的嗎？是的。她要體會這種思想，研究這種思想，並要實現這種思想。現在她正吸收着這種思想的精神，她並不是向希臘人去吸取，也不是向羅馬人去吸取；啓發她的思想的是偉大的無產階級專政，是斯大林的淳樸而合乎邏輯的英明指示，是五年計劃的熱潮和緊張性，是幸福的兒童們的純潔的眼睛，是令人驕傲的工業的發展，是喚起千百萬人向着幸福前進的堅強的願望……

“卡普蘭同志！”黑龍江鱈魚在台階上喊道。“請你收下住房證吧。”

克來拉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笑了起來。她收下住房證，但不要汽車，因為共青團員們會幫助她。她在鄉村的街道上走，就像在城市裏的大街上走一樣，她微微抬起頭朝着陽光和風，用輕快的步伐往前走。在她的腦子裏，產生出一

種還沒有成形的回憶。關於什麼呢？她不知道。但總是和維爾涅爾有關的事：手的擺動，前傾的身軀，前額……什麼？誰？他像誰呢？

她並不去分析這些回憶，也不去尋求這些回憶的意義。她在自己的城市裏一面走，一面想：‘是的，那麼這個維爾涅爾是個什麼人呢？’

二

九月初，從山崗上吹來刺骨的寒風，冰涼的雨下在低窪的盆地上，大道和小路都泥濘得不能行走，原來就已泥濘的地面，更飽飽地吸滿了水分。

後來，太陽露出來了，放出最後的光芒；刮起了一陣陣的微風，把水坑和路上的泥漿稍微吹乾了一點，溫暖的日子又出現了，但這已經是另外一種秋天般寂靜的日子。

在拔樹場上，在木材廠裏，在工地上，工作都很困難。雙腳陷在泥裏，濕透的樹幹又韌又滑，謾罵聲傳遍了各個工區。有一個小伙子狠狠地罵了一句，直起酸疼的後背，向四周張望了一會兒，又像被神奇的幻象迷惑住了似地安靜下來。緊挨在他身旁的大森林，平靜無聲，一動也不動地矗立着，白樺樹上佈滿了溫暖的金光，楓樹變成火燄般的紅色，赤楊垂下了紫色的葉子，青的松樹伸出枝桠，松樹下面深暗色的蘚苔染滿了華麗的斑點。整個大森林好像由於落葉季節的開始而變得稀疏了，在樹幹中間遠遠就可看到明朗的林間遠景。一會兒在這兒，一會兒在那兒，有些金色的、紅色的、紫色的樹葉在這明朗的林間緩慢地打着轉，飄落

下來。

如果走到廣闊的原野，向四面極目一望，四周圍的一切變化多快呀！不久以前，陰鬱的蔥翠的山崗還顯得那麼嚴峻單調，而如今，每個山崗在陽光照耀下，都放出五光十色的華麗的色彩，要是飄來一片彩雲，那麼這種色彩的邊緣和它匯合在一起，就好像是在山崗上鋪上了一層美麗的東方的地毯。

山崗上面的天空是高高的，一片片輕飄飄的白雲在動蕩，它並不用穹窿的幻象來欺騙人，而是使人產生一種飄渺無邊的感覺。

在這樣一個明朗的秋日裏，有幾個同志抬着謝瑪·阿力特舒列爾沿着樹樁中間潮濕的小路從木材廠往醫院走。謝瑪仰着黃蠟色的臉躺在担架上，發紅的眼睛直盯住深邃無邊的天空。

“變溫層……同溫層……然後是……”他猛然說起話來，把同志們吓了一跳。“太陽到地球有一億四千九百萬公里……”

“他在說胡話，”耿尼卡·卡留日奈打着冷顫說。

“不是，”耶比法諾夫說。“好像就是這樣。”

“等到人們在同溫層裏飛行的時候，”謝瑪又說起話來，並笑了笑。“我們就會離莫斯科近多了，至少要近十倍……”

托尼亞在担架旁邊出現了，她彎下身去，用溫柔的眼光看着謝瑪。她看到別人的痛苦，心軟了。

當人們把謝瑪抬到醫院門口，放在台階上坐下以後，謝瑪說：“你們走吧，小伙子們。”

朋友們躊躇不決地站在那裏，謝瑪靠着牆向着明朗的天空微笑起來。他那活潑的眼睛裏映照出秋天金黃色的光彩，他是清醒的，但是朋友們却知道他的體溫已經是到了四十度點二了。

“走吧，走吧。”謝瑪一再地說。他看到了托尼亞那真摯而安靜的溫柔眼光，並憑着病人直覺，很有信心地選中了她。“托尼亞留在這兒陪我，你們去工作吧。”

托尼亞接下了這個操心的重担，她默默地點了點頭，走進醫院去。護士跑來跑去，毫無結果——沒有病牀。托尼亞闖進醫生的接診室，也不理會那個正在讓醫生聽診胸部的裸着半個身子的小伙子。

“我們把最優秀的突擊隊員阿力特舒列爾抬來了，他的體溫四十度點二！”托尼亞嚷道。“他在外面。你如果不立刻把他安置下來，我就要控告你！”

醫生的聽筒從手裏掉下來，他彎下身子去拾，眼鏡又掉了。托尼亞把眼鏡遞給他，輕輕地說：

“我們去吧，事情很嚴重。”

裸着半個身子的小伙子用衣服裹住上身，贊同說：

“醫生，你去吧，我等一會兒。”

他又對托尼亞說：

“真是個可憐的人……是傷寒病嗎？”

可是既然沒有病牀了，醫生也同樣是沒有辦法。托尼亞使勁地甩了甩頭髮說：

“那末，就得讓哪一個人出院。”

她大胆的走進病房，向熟識的共青團員們點了點頭，嚷

道：

“喂，小伙子們，這兒有誰結實一些？”

“什麼事？”病人們好奇地問。

“謝瑪·阿力特舒列爾病了，他發燒到四十度點二。他現在在外面，誰同意把病牀讓給他？”

好幾個人都毫不猶豫地把腳從牀上伸下來。

“醫生，請吧，”托尼亞說。“現在該由你決定讓誰出院。”

醫生一面很高興，一面又帶着懷疑的神情，打量着這個在他的醫院裏當家作主的女共青團員。他暗自發笑，嘴裏嘮叨着，並堅決不同意讓任何人出院。有一個小伙子，別特路寧，再過三天才能出院，還有一個小伙子，沙佛諾夫，得過一個星期。但可不是今天。醫生不能這樣做，他沒有這種權利……

“那有什麼辦法！”沙佛諾夫應聲說。“我和米奇卡躺一個病牀好了，我們輪流着睡。把謝瑪抬來吧。”

獨自留在外面的謝瑪，蹣伏在台階上，他那迷迷糊糊的眼睛裏，已經映照不出秋天金黃色的光彩，眼睛裏蓋滿了一層薄霧。

“抬起來！”托尼亞指揮着醫生說，並輕輕地抬起謝瑪的肩膀。他們倆把他抬進了病房。托尼亞很有信心地給謝瑪脫下衣服，並把一件潔淨的襯衫穿到他那燒得火熱的身上。然後她走出去，讓醫生留在病人的身邊。

“我估計是‘格魯布性肺炎’加上身體的嚴重衰弱。”醫生走出來對托尼亞說。“情況惡劣。我這裏只有一個護士。

你能留下來嗎？”

“好的。”

“你是不會裝模作樣瞧不起這個工作的，這點我倒看得出來。但是你懂點醫學嗎？藥品，你懂得嗎？識字嗎？”

“我現在不懂，可是我會懂的，”托尼亞說。“你想要叫我在醫院裏工作嗎？”

“我需要一個護士，我能教會你的，可是在戰場上就得像在戰場上的樣子。”他補充說，但是他立即理解到托尼亞並沒有聽懂他說的法國諺語，他就生氣地正了一下眼鏡，解釋說：“和狼住在一起就得學狼叫。我想你是會學會的。只是不要用法院來威脅我，嚇唬不住我的，這一點，你要注意。”

“好的，”托尼亞說。

謝瑪仰臥着，瘦小的身子熱得燙手，帶着一雙燒得通紅發亮的眼睛。

“你今天看見天空了嗎？”他很有興趣地問托尼亞，並拉住她的手。“你看見過這樣的天空嗎？噢，奧德薩的天空比哪兒都好，可是這兒的天空更壯麗……這兒的天空很遼闊……在這兒你只要看，就什麼都看得見：看得見同溫層，還能看得見比同溫層更高的天空……”

病人們不由得都往窗外看，可是什麼也沒有看見。

“不，”謝瑪說。“得要躺着看，一直往上看……往上看……我很想在同溫層裏飛行。”

“這倒真好！”沙佛諾夫躺在別特路寧的腳的一頭，同意說。

“要是有一次飛得高高的，看看整個地球是什麼樣，那該多麼好，”別特路寧說。

“有這樣一個飛行員，是一個優秀的高級駕駛員，”謝瑪說。

“他的身材很矮小，人家不要他當飛行員，他就給加里寧寫了一封信，說只要錄用他做飛行員，他就站着飛行，於是加里寧下命令把他錄用下來。等我們把城市建成以後，我也去當飛行員。”

他呼吸很費力，嘴唇都燒裂了，但他並不是說胡話，他只是更不可抑止地熱烈地在想像。

“我真想飛起來，消失在白雲裏，”他說。“再過三年，有一天忽然迷了路……看見下面有個城市，這個大城市在一條大江的邊上。寬闊的台階直通到江邊，在岸邊的柳樹蔭下放著一些白色的小桌，這些小桌子的旁邊坐著一些穿白色西服的小伙子和穿花衣服的姑娘們，他們喝檸檬汽水，用葦管吸飲咖啡，還吃各種冰淇淋。我穿過這個城市，所有街道都在綠蔭下，直得像一支箭，人們在寬闊的林蔭路上散步，大家都有說有笑，眺望着四周，就像在結里巴索夫大街[⊖]上的夏天那樣。我穿過全城，走進一座很大很大的大門……在新的工廠裏，要建設起像給皇帝造的那樣的大門，讓人一走進去就會歡喜得笑起來……我走進這樣的大門裏，順着柏油路的林蔭道走，看見像宮殿一樣精緻的空中樓閣般的建築物……人們對我嚷道：‘快點，謝姆卡，放開脚步

⊖ 奧德薩城的一條大街。——譯者